

永樂大典

卷七千九百六十

永樂大典

卷七九六〇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九百六十

十九庚

馨

洪武正韻醴經切香遠聞許慎說文馨香之遠聞者以香段聲段藉

文馨呼刑切徐錯通釋段藉文馨字聲之遠聞香段為馨亦會意也

顯音反顧野王玉篇虛廷切陸法言廣韻香也戴侗六書故火形切香之

清揚者韓道昭五音類聚香音馨字楊桓六書統曉母馨呼經切統聲

羶

洪武正韻醴京切同上象記合羶辨音馨又先韻書

豈

豈

並義豈豈說文並見杜以古

馨

徐鉉隸

馨

華山廟碑

馨

孔廟碑並洪

馨

王統馨碑張表馨

朱龜馨

魏脩孔廟碑

真馨

智馨

草馨

水馨

張馨

永樂大典卷七千九百六十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惟

明德惟馨

書君陳泰稷非馨明德惟馨注九昭為泰稷之必芬

至治惟馨

書君臣至治馨香感于神明元王惲秋澗集賀正旦

惟吾德馨

唐劉賓客集陋室銘山不在高有仙則名

惟

雲谷雜記馬永卿懶真子錄山清見王衍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寧作去

聲

聲馨音亨今南人尚言之猶言恁地也宋前廢帝悖逆太后怒語侍者曰將

刀來到我腹那得生寧馨兒此兩寧馨同為一意吳曾能改齋漫錄唐飛謂

詩兼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以寧為去聲劉夢得贈日本僧智藏詩云為

阿中羊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以寧為平聲蓋王衍傳云何物老嫗生

寧馨兒山清叱王衍語也又南史宋王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帝曰病人間

多鬼那可住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按二說知宋

間以寧馨兒為不佳也故山清王太后皆以此為詆叱豈非以兒為非馨

香者耶維平去兩聲皆可通用然張劉二詩長則乖矣東坡亦作側聲平
 山堂詩云六朝文物餘丘壘空使姦雄嘆寧馨晉宋間人語助平字按寧
 馨自是晉宋間一時之語今浙人往往尚有此談晉人亦單以馨為言者
 世說劉惔謂殷浩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又謂桓溫曰使君如寧馨地
 寧可鬪戰求勝王導云與何次道語唯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以上因文
 自可見義無勞解說然寧馨乃書傳間假此二字以記一時俗語其曾以
 為有非馨香之義此詛馨之甚使如曾言則爾馨等語當作何說馬永卿
 云猶言恚地已得其義而欲以馨音事以協南人之音又近於好奇矣馬
 雖得其義尚恨其無證據予嘗讀金樓子見其亦載宋廢帝王太后事云
 太后遣人召帝帝曰病人多鬼不可往太后怒曰引刀破我腹那得生如
 此兒乃悟寧馨即如此也是書梁湘東王蕭繹所纂宋梁相去不遠故知
 所謂寧馨者即是如此又語林云王仲祖好儀形每覽鏡自照曰王仲開
 那主如此寧馨兒以此二者為證則義理自昭然可以無辯矣

鬼手馨

世說新語王司州胡之嘗乘雪往王靖許王恬小字嬌虎
 司州言氣少有悟逆於嬌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與牀

永樂大典卷七十九百六

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嬌
 許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僵來捉人臂

三學芳馨

佛祖統紀揮
 文法師初主

章惠因法智作授辭與之其畧曰今授汝香爐
 如意為傳法之具欲汝三學芳馨藹予自己

有椒其馨

周詩

頌戴芟篇有椒其
 馨胡考之寧詳矣

全德蘭馨

尚意譬喻論東正人節操
 章清標霜潔全德蘭馨

蘭

不可奪馨

尚意譬喻論兼奇其真實雖祇章丹可磨而不可
 奪其色蘭可燻而不可奪其馨玉可碎而不可奪

其白金可銷而
 不可易其剛

華馨

太平廣記晉沙門康法朗學于中山永嘉中興
 一比丘西入天竺行過流沙千有餘里見道邊

敗壞佛圖有二僧各居其旁一人讚禮一人患痢穢汚盈房朗因留為料
 理至明晨性視之容色光悅病狀頓除然屋中穢物皆是華馨朗等乃悟

是得道之士
 以試人也

含滋發馨

晉二俊集陸機七微
 嘉木之德含滋發馨

散芳馨

唐白居易長慶集東林寺白蓮
 詩 白日發光彩清輝散芳馨

芙蓉馨

唐劉駕詩春花雖無種
 沈帝芙蓉馨山中

素馨

花名龜山志舊名那悉若昔劉玉有侍女名素馨其家上生此

此中國所在而有其花細四瓣黃色白色者藤身枝葉嫩葉小珠甚無刻缺而香不及於茉莉云温華鎖碎錄素馨摘下花葉香經過即以酒嗅之復香積外代答素馨花番馬甚多廣右絕少土人尤貴重開時旋摘花頭裝於它枝或以竹絲貫之賣於市一枝而文人競買或莆陽志嶺表錄異云那昔若花始自蕃舶載至香聞百步廣中多種之易其名曰素馨轉而入閩蒸取花油和香用蔡端明詩素馨出南海萬里來商舶儒學警悟近日湖中好事家詩茉莉素馨皆閩商轉海而至然非土地所宜終不能盛鎮江志廣中人以之薰香然此上之所產色黃無香而閩中所產者則花葉稍大色白而香但枝葉甚相類當是一種也古今事通廣中平田彌望皆種此花名花田其香遠莫及或以清水造龍次香餅及香珠出來來流蘇郡志其花四瓣有黃白藤生葉小自四月開至臘月方止二花作木和面藥甚奇經歲其香不散清潭志蔓生白色露裏之香聞數步無種唯鈎厓則生根有一種黃素馨宋盤洲文集素馨詩繁盛閩南粵潛藏霜雪天素雲生實髻贖額借龍涎許綸洙齋集輕素梅留兔重開六月天南人雖慣見北客但垂涎詠史詩南漢傾

永樂大典卷七千九百六

三

類宮女亡風派爭觀一花香名認取素馨字玉樹瓊花一樣粧方秋崖集雪背冰肌合耐寒怕寒却不離家山老夫懷土與渠等一瓊移來得許頑未望潛山集衆香於越充南溟梅花腦飛水弄沉露積旃檀薪降真薰陸光射琉璃餅山川草木一天芬素質如玉備衆馨烏髻粵女嬌滿替上官置酒結蓋纓餘波潤澤龍涎春北走萬里燕趙秦騷人尚尤楚靈均何為不入離騷經程公許滄洲塵並編和虞史君擷素馨花遺張立蒸沉香四絕平章江洲素馨種小白花山瓜葛親借取水沉薰玉骨便如屏障喚真真長訝詩人巧奪怡天心月脇向中來更將花譜通香譜輸與博山烘炭煤綠雲影覆白雲英靚郁秋風不易陳休遣江南誇豔曲朝朝瓊樹眼中新風露高寒醉夢清小窓香霧透葦屋不須殷七戲三昧始信司花女有神美特立梅山續叢應令水墨素馨扇面詩清似山梔靚似蘭何人淡墨試毫端若無密葉相遮映全作江梅春曉看玉質生從派海傍輕銷淡墨寫微茫疎花賸作江梅瘦手底風頭只欠香陳止齋集羞將姿媚隨花譜愛伴孤高上月評獨恨遇寒成弱植色香殊不遜梅兄鄰則中北山集廣人謂取素馨干開者素置卧榻間終夜有香用之果然素馨玉潔小窓前采采輕花置枕邊髣髴夢回何所似深灰慢火養龍涎元董思學詩負得劉

王侍女稱何年鐘作塚。兔英月娥暗吐溫柔態。海國元標。恁若名翠鬢。
雲鬢爭點。級風香露。屑闌輕盈。分明削就。梅花雪。誰在瑤臺。醉月明郭。
昂詩淡粧。寧肯遜梅兄。體不勝嬌。卧晚晴。玉粒碎盤雲髻。小綵絲。團結雪。
毳輕香生。胡國添新譜。骨朽佳人記。舊名可是。柔兔招未得。薰風吹滿五。
羊城。移來仙種。寄遐陬。百態千神。體更柔。五出肯容。脂粉污三生。元與。
雪霜儲。薰風未許遊中國。曉檐長。隨過越樓。一樹瘴煙。終不掩舊香。猶在。
玉搔頭。舒岳祥。聞風集賦。素馨花。此花自正。仲宅移植于此。小葉清香。
真。有韻。柔條纖葉。不勝春。承平時節。移新主。離亂風塵。見故人。淚重闌干。
添。婀娜香。殘蕩。轉駐細。緝舊恩。深淺。君自會。莫問誰家時。與親。南海志。黃。
公度詩。不入東風。桃李群。結根遠。在瘴江。清眼看。南國添春色。天遠餘。
香入寶薰。淡薄直疑梅。失素清香。不與蕙爭芬。上林託足。雖無地。猶有佳。
名。萬里聞。元王惲。秋澗集。五代漢。劉隱女曰素馨。死其墓。生花甚香。因以。
女名目之。後人削降香。作薄柿。以此花蒸之。及熱。比本品極清。遠無濃重。
勃轉之氣。顏公仲復。謁余。試之。誠然。作是辭。以紀其異。紫檀為屑。世所。
珍。降香。變體。吾未聞。漢官有女號素君。歿而墓。花香若薰。降檀氣味。多濃。
鬱。蒸似素馨。清且淑。顏公袖出赤龍鱗。入手如游。泉香。國夜深。一炷雲滿。

永樂大典卷七千九百零

四

室素馨之。兔降鶴骨。君不見。西施。苧蘿山下。子膏沐。深宮轉清美。一朝吳。
亡。隨范蠡。隣女效。翠終莫。假素馨。得名從此始。傳大諫。詩昔日雲鬢。鎖翠。
屏。只今煙塚。伴荒城。香銷斷絕。無人問。空有幽花。獨擅名。鄭松窓詩。妙香。
真色得之天。羞御。松華。學女研。只向溫柔。鄉裏。活怕寒。不許上林。傳蔡公。
襄。詩素馨出南海。萬里來。商舶團圓。未見花。甄香。異中折。徐宋二先生。湘。
行。素黃素馨。花細欠餘韻。氣清香。含至馨。海棠玉環肥。可說不可聽。黃粟芳。
綠衣。飄然誰使令。吾蘭。正擇配。嫁與。頰園。丁。聽。謂。聞。其。香。也。趙漢宗。白雲。
小葉素馨。金明池。桂海雲。蒸瘴山。霧暖。片雪。何曾到地。羨長日。島仙清。
暑。自學得。剪冰。裁。把。歲寒。五。出。工夫。別。粧。點。薰。風。盡。成。清。致。儘。虹。雨。翻。晴。
暮霞。焦土。一種。淒涼。如洗。醞藉。丰標。渾無比。應似。惜滿。湘蕙。踈。蘭。素。縱。未。
入。衆。芳。題。品。終。自。倚。一。涯。風味。侍。等。閑。留。取。遺。芬。伴。簷。菊。芳。菲。蕃。薇。清。泚。
看。佩。貫。胡。繩。心。灰。寶。燦。到了。未。輸。蘭。蕙。劉。後。村。集。素。馨。花。浪。淘。沙。目。力。
已。茫茫。繡。菊。為。囊。論。衡。何必。帳。中。藏。却。愛。素。馨。清。草。觀。採。伴。禪。床。風。露。送。
新涼。山。麝。開。房。旋。吹。銀。燭。閉。華。堂。無。奈。紗。幮。遮。不。住。一。地。聞。香。劉。叔。安。詞。
念奴嬌。調水弄。雲。想。花。神。清。夢。徘徊。南。土。一。夏。天。香。收。不。起。付。與。蔡。仙。
無語。秀。入。精神。涼。生。肌。骨。銷。盡。人。間。暑。稼。軒。愁。絕。惜。花。還。勝。兒。女。長。記。

永樂大典

卷七九六〇

歌酒闌珊開時向晚笑絕金莖露月浸闌干天似水誰伴秋懷意戶閉雲
鬟醉歌風帽總是牽情處返魂何在玉川風味如許事類合壁張約齋苦
薩蠻 層層細剪冰花小新隨荔子雲帆到一露一番開玉人催買裁
愛花心未已摘放冠兒裏輕浸水晶涼一窩雲影香 尹旃洋 霓裳中
序 青翠繁素廬海園仙人偏耐熱繁盡風香露屑便萬里凌空肯憑蓮
葉盈盈步月悄似憐輕去瑤闕何人在憶渠痕小點點愛輕絕 愁絕舊
遊輕別忍重看青鎖金篋淒涼夜華席香香詩竟真化風蝶冷香清到骨
夢十里梅花霽雪歸來也厭厭心事自共素娥說

興

洪武正韻醴經切作也起也又震敬二韻許慎說文謂从昇从同同力也
虛陵切徐鍇通釋周武王曰子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周所以興也會意
香澄反爾雅厥熙興也郭璞注書去聲或與歆許金切見周禮邢昺疏釋
曰皆謂興作郭云書曰者庚書與共大云歆見周官書周官即司禮也主
師曠云大喪厥其樂器郭注歆興也興稍作之顧野玉玉篇虛敬切又許
應切託事陸法言廣韻盛也善也顏元孫千祿字興興上通下正唐玄度
九經字樣上從同從日音奉象兩手從艸艸音卯亦是兩手謂象手同
力能興起也今或作興興皆訛宋重修廣韻亦州名戰國時為白馬氏之

永樂大典卷七十九百六

地漢置武都郡魏立東益州梁為興州因武興山而名吳棫韻補叶音大
宮切馬融笛賦曲終闌盡餘絃更興繁手累發密櫛疊重又虛良切徐幹
詩沉陰增憂愁憂愁為誰興念與君生別乃在天一方棊機廣干祿字又
象也戴侗六書故舉之起曰興同舉而後能興引之則凡作興者皆曰興
孔子曰興於詩又曰君子為於親則民興於仁因物興意之謂興去聲周
禮教六詩四曰興又曰以樂語教國子興道風誦言語凡興者託事物以
起意其感於也深使人之意興故謂之興說詩者常以興為比說文者常
以錯聲為會意故多曲說歐陽德隆押韻釋疑詩周室中興注中音丁仲
反係去聲凡押中興字須詳上下本文王相正始音虛凌切舉也又許應
切舉物寓意李肩五字通興字亦作發釋行均龍龕手鑑歆也又山名從
同其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又虛應切楊桓六書統曉母統注毀隸辨省興
編與古文與古文或加力能忠韻會舉要羽次清音又周禮頌興積注縣
官微聚物曰興今云車興是也禮記學記不興其藝音去聲李墨存古正
字興俗作興非魏柔克正字韻網又比興字濂博義悅也通作興趙謙聲
音文字通曉京切舉起也从同力而昇起為意作興非借地名作興非又
芒臺義名興舉作興非轉注見去聲韻會定正字切曉經曉興概興

大戊祖乙盤庚武丁至周宣漢宣光武晉中興之主孰者為最先生曰凡此諸帝皆能興復先緒光啓王業其名則同其實則異至少康眇然遺體主於他國不及過庭之訓曾無殫近之親峙岷喪亂之間遂成配天之業中興之君斯為稱首又少康運復禹績在位四十九年夏道復興新唐書太宗贊禹有天下傳十有六王而少康有中興之業在傳哀元年昔有過澆殺夏后相少康為仍牧正逃奔有虞為之庖正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有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謀澆使季杼誘澆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殷詩烈祖江殷中宗有桑穀之異懼而脩德殷道復興通鑑外紀大戊脩先王之政有巫咸臣扈輔佐之商邑復興史記商紀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 帝大戊立伊陟為相亳有祥桑伊陟曰天不勝德帝其脩德從之商復興故稱中宗 商紀盤庚立商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為成湯之故居治亳行湯之政百姓由寧商道復興以其遵成湯之德也 盤庚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 商紀盤庚弟小辛立商復興後武丁立思復興商夜夢得聖人名曰說舉以為相商國大治祭成湯有飛雉祖已訓之武丁脩政行德天下咸驩商道復興也禮記喪服四

永樂大典卷七千九百六十一

八

制高宗者武丁殷之賢王也。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書中高之。故謂之高宗。西漢書杜欽傳。高宗遺鳴雉之戒。飭已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興。通曆乃得傳說。用以為相。殷道復興。

周詩車攻。宣王復古也。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還。車徒馬。雲漢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天下喜於王化。復行。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通鑑外紀周宣王勤於政事。早朝晏起。卒成中興之名。冊府元龜周宣王靜厲王子也。初為太子時。厲王為國人所襲。出奔於蕞。蕞晉地。黃陽縣屬河東。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為讎。而怒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讎。愆在危險之中。怨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蕞。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為王。是為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輔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又云。宣王承厲王衰亂之敝。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遠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故詩

永樂大典

卷七九六〇

人作鴻鴈之篇以美之。又云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故尹吉甫作豳民之詩。

漢西漢書左雄傳注文帝遣呂氏雖亦云中興。劉歆傳武帝單于守藩百蠻服從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左雄傳宣帝綜覈名實漢世良吏於茲為盛故能降末儀之瑞建中興之功。循吏傳宣帝屬精為治二千石有治理效報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何武傳宣帝時天下和平四夷賓服神爵五鳳之間屢蒙瑞應益州刺史王襄使辯士王褒頌漢德作中和樂職宣有詩三篇。宣帝紀贊單于慕義稽首稱臣功光祖宗業垂後裔可謂中興伴德商宗周宣夫。趙充國傳成帝召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趙趙桓桓亦紹厥後東漢書光武紀群臣奏言孝宣帝化致昇平稱為中興陛下德橫天地興復中興。郊祀志光武受命中興於庶得居爾田安爾宅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升輿所通人力所至靡不貢職存季宣浪語集漢中興頌序擬賈逵作叙曰漢興垂二百載數遭陽九運鍾百六大統三絕天傾鼎震大盜靡極庭之寵竊位槐之重託伊周之事行昇沃之志布置腹心艾鋤異已不越

永樂大典卷七九百六

九

帷帳而國命移天於是乾坤易位攝提亡紀九州同乎滄整上帝被其誣罔神怒人怨舊害並興高且鷲鷲然錫錫然造作符命文飾六經自以為山川鬼神可用矯偽欺而但詐得也世祖光武皇帝當四七之際接九世之統捕逐不道名著圖錄憤我高皇帝之大業湮墜于地哀矜冀老之為匪民而為請命于天乃龍翔白水霆擊昆陽沈慮先機宏度闊達列宿為之指使風雲由其命合瓦飛豹乘而出使填壑賊臣投首雖軒帝逐虎之戰夏后塗山之際不是過也建武之際二儀革昧萬物萌芽上披赤心恢大畧神謀濟發卓然偉斷皇天眷命景貺昭答根抵河洛拯塗三輔摧亡堅陳翦亡勁敵待降不死嬰鋒墮墜萬方後九服懷仁由是戰龍莫之敢校地承亡所與食銅馬赤眉大梟尤來燕代青齊隴蜀之寇孰不妖氛室塞昏州閭野揮汗則晴天零雨培飲則河水絕流既乃喪元折首拔甲山齊水釋春融扶服再亡之不服故在位十有二歲而六合一家高武郡縣罔不底屬謂武功不可以為治也乃止戈講學下馬訪道動亡過事自致至平復三十而稅一詔封殷周之世仁風揚宇宙聖化行蠻貊於皇羅哉其不階赤土除新之暴高祖之業也謝西域之質却千里之馬太宗之美也升中岱岳建立明堂孝武之制也總攬權綱信威北狄孝宣之治也

上皆兼而有之。至德大業信可因三成四襲五為六。雖少康之不失舊物，宣王之復會東都，何以加哉。聖上下武，烝烝道遠，來孝慕迷，帝故事以紹前紀。聖作明述，綽有休譽。永平十五年三月，上行幸東平，以本紀示介弟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蒼觀茲威制，情動于中，歌詠成功，而上世祖受命，中興之頌，聲韻鍾石，天成詔夏，雖公旦穆清之什，茲殊莫省之歌，無以多尚。所謂形容威德，可以告諸神明者，頌有之矣。詔問可比何等，而校書諸郎飛云：文似相如楊雄。近世史本比之，非善謂倫擬者也。臣達被服聖訓，稱其典雅，王言天遠，靡所與京，竊惟味學，面墻欽奉，明詔思自，登竭以稱上心，而悔愧食時，名非多識，臣達死罪。伏以春秋聖人筆削，游夏一辭之不錯，而五傳競出，各自名家，二典雅南，世有焚傳，臣雖不敏，亦欲以通釋善，項同漢詩之文，於大雅之訓，故惟我世祖之烈，聖朝之興，賢王之撰，顧不足以發揚萬分之一二，而童蒙鄙野，庶可因傳註而知分寸焉。其間識慮淺陋，適為詆誣，感漢臣雖為死，未足云謝校書郎臣達上。明帝紀：詔先帝受命，中興德侔帝王。王莽傳：先是衛將軍王涉素養道士西門君惠，劉氏好天文，識記為涉言，星孛宮室，劉氏當復興。順帝紀：論古之人君，雖幽放而反國，作者有矣，莫不播鑿前遺，審識情偽，無忘在外之憂，故

永樂大典卷七千九百六十一

十

能中興其業。董仲舒傳：策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至於宣王，思昔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繁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行善之所致也。張純傳：陛下蕩滌天下，誅勦暴亂，興繼祖宗，雖實同創，華而名為中興。馬援傳：建武之元，名為天下重開。黃瓊傳：皇乾春命，矣德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馮異傳：安帝詔：光武受命中興，恢弘聖緒，橫被四表。左雄傳：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派光垂祚。郎顛傳：陛下聖德中興，宜遵前典。兩漢家求李通字次元，父守王莽末，百姓愁怨，通素聞守說，識云：劉氏復興，李氏為輔，私常懷之。通從弟軼亦素好事，乃共計議曰：今四方擾亂，新室且亡，漢當更興，南陽宗室獨伯升兄弟，沉愛容眾，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光武避事在宛，通聞之，即遣軼往迎。光武初以通士君子相慕也，故往答之，及相見，共語移日，握手極歡。通因具言識文事，光武既深知通意，乃遂相約，結定謀議。通所無龜，後漢光武王莽末，南陽荒饑，因賣穀於宛，宛人李通等以圖識說，光武初不敢當，然獨念兄伯升素結輕客，必舉大事，且王莽亡已兆，天下方亂，遂與定謀。於是乃市兵弩，與李通從弟軼等起於宛，時年

二十八。遂將賓客還春陵。時光武兄伯升已會眾起兵。初諸家子弟恐懼。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見光武絳衣大冠。與郡志曰。大冠者。謂武也。東觀記曰。上時絳衣大冠。將軍服也。皆驚曰。謹厚者。乃復為之。乃稍自安。伯升於是招新市平林兵。新市縣屬江夏郡。故城在今鄂州富水縣東北。平林。地名。今在隨州隨縣東北。與其帥王鳳陳牧西擊長聚。聚。居也。小於野曰聚。光武初騎告殺新野尉。乃得馬。尉奉官。快四百石至二百石也。進屠唐子鄉。多所誅殺。曰屠。唐子鄉有唐子山。在今唐州湖陽縣西南。又殺湖陽尉。湖陽屬南陽郡。今唐州縣也。軍中分財物不均。眾意欲反攻。諸劉。光武歛宗人所得物悉以與之。眾乃悅。進拔棘陽。與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戰於小長安。增漢書。消陽縣有小長安聚。故城在今鄂州南陽縣南。漢軍大敗。更始元年正月甲子朔。漢軍復與甄阜梁丘賜戰於泚水。西大破之。斬阜賜。泚水在今唐州泚陽縣南。歷江漢縣亦有泚水。與此別也。伯升又破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於消陽。消陽縣屬南郡。故城在今鄂州南陽縣南。在消水之陽。進圍宛城。二月辛巳。立劉聖公為天子。以伯升為大司徒。光武為太常偏將軍。三月光武與諸將徇昆陽。定陵。郾。皆下之。徇。畧也。昆陽。定陵。郾。皆縣名。並屬潁川郡。多得牛馬財物。殺數十萬斛。轉以饋宛下。莽聞。車賜死。漢帝立。大懼。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其甲士四十二萬人。五月到潁川。復與嚴尤陳茂合。光武將數千兵。徼王莽兵於陽關。聚名也。潁。九水經注曰。潁水東南經陽關。聚大潁水相對。在今洛州陽翟縣西北。諸將見尋邑兵盛。反走。馳入昆陽。皆惶怖。憂念妻孥。子也。欲散歸諸城。光武議曰。今兵殺既少。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且宛城未拔。謂伯升圍之。木枝也不能相救。昆陽即破。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光武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遽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光武復為圖畫成敗。諸將憂迫。皆曰諾。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光武乃使成國上公王鳳。廷尉大將軍王常。留守夜。自與驃騎大將軍宗佻。五威將軍李軼等十三騎。王莽置五威將軍。其衣服依五方之色。以威天下。李軼。初起。猶假以為號。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軍到城下者且十萬。光武幾不得出。既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而諸將貪惜財貨。欲分留守之。光武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為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眾乃從。嚴尤說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亟。急也。

永樂大典

卷七九六〇

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邑曰：吾昔以虎牙將軍圍翟義，生不生得。以見責讓。翟義方遣少子為東郡太守。王莽居攝，義心惡之。乃立東平重子，作為天子。義自號柱天大將軍，以誅莽。莽乃使孫建、王尋將兵擊義。義之兵亡自殺。故生不生得。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能下，何謂郡？遇或為過，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雲車十餘丈。雲車，即樓車，稱雲，言其高也。升之以望敵。翟墨子云：公輸若為雲梯之械。瞰臨城中。佛現曰：瞰，旗幟敵野。廣非曰：瞰，幡也。埃塵連天。鉦鼓之聲聞數百里。或為地道，衝朝檀城。衝樓車也。詩曰：臨衝闕闕，輶捷車也。積弩亂發，天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為功在漏刻，意氣甚逆。夜有流星墜營中，晝有雲如壞山當營而墮，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厭伏。漢志曰：雲如壞山，謂營頭之星也。古曰：營頭之所墜，其下覆軍。故將血流千里。六月己卯，光武遂與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秦法斬首一賜爵一級，故曰：謂斬首為賜。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光武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時伯升拔宛已三日，而光武尚未知。仍僞使持書報城中云：宛下兵到，而陽隨其書。尋邑得

永樂大典卷七千九百六

十一

之不喜。諸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一不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敢死，謂果敢而死者。凡軍中軍將最善居中以堅。既自輔，故曰中堅也。尋邑陳亂，衆就拜之，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奔殪百里餘間。殪什也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澧川盛溢，澧水出而陽。魯陽縣西，光山東南。經昆陽城北，東而入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水者以萬數。水為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渡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算。來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光武因復徇下潁陽。會伯升為更始所害。更始拜光武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九月三輔豪傑共誅王莽，傳首詣宛。更始將往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使前，整修官府。於是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漢官儀曰：幘者古之平股不冠者之所服也。服婦人衣，諸子繡，諸子大掖衣也。如婦人之袿衣。繡亦作強，今之平臂也。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漢志曰：時知者見之，以為服之不象身之災也。乃奔入邊郡避之。是服幘也。其後更始遂為赤眉所殺。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及更始至洛陽，乃遣光武以

永樂大典

卷七九六〇

破虜將軍行大司馬事。十月持節北度河。鎮慰州郡。所到郡縣。輒見二千石長吏。三老官屬。下至佐史。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事。輒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人喜悅。爭持牛酒迎勞。進至邯鄲。二年正月。光武以王郎新成。及北徇薊。王郎移檄。購光武十萬。而廣陽王子劉接起兵。薊中以應郎。城內擾亂。轉相驚恐。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於是光武趨駕南轅。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饒陽官屬皆乏食。光武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饑爭奪之。傳吏疑其偽。乃椎鼓數十通。給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光武升車欲馳。既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乃駕去。傳中人遙語。門者閉之。門長曰。天下詎可知而閉長者乎。遂得南出。晨夜兼行。蒙犯霜雪。天時寒。面皆破裂。至滹沱河無船。適遇冰合得過。既入信都。因發旁縣得四千人。光擊堂陽。責縣皆降之。王莽和戎卒正邳彤亦舉郡降。又昌城人劉植。宋子人耿純。各率宗親子弟。據其縣邑。以奉光武。於是北降下曲陽。衆稍合。樂附者至有數萬人。復北擊中山。拔盧奴。所過發奔命兵。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南擊新市。真定。元氏。房子。皆下之。因入趙界。時王郎大將李育屯百人。漢兵不知而進。前部偏將朱浮。鄧禹為首所破。亡矢輜重。光武在後聞

永樂大典卷七千九百六

七

之。收浮高散卒。與育戰於郭門。大破之。盡得其所獲。育還保城。攻之不下。於是引兵拔廣阿。會上谷太守耿况。滹陽太守彭寵。各遣其將兵漢寇。恂等將突騎來助擊王郎。更始亦遣尚書僕射謝躬討郎。光武因大饗士卒。遂東圍鉅鹿。王郎守將王統堅守。月餘不下。郎遣將倪宏。劉奉率數萬人。救鉅鹿。光武逆戰於南樂。縣名。屬鉅鹿。居左。傳齊國。夏伐晉。取樂。即是在南。徙故加南。今俗謂之偷降之轉也。斬首數千級。四月進圍邯鄲。連破之。五月拔其城。更始遣侍御史持節立光武為蕭王。悉令罷兵。詣行在所。光武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自是始貳於更始。是時長安政亂。四方背叛。梁王劉永擅命。睢陽公孫述稱王。巴蜀李憲自立為淮南王。秦豐自號楚黎王。張步起琅邪。董憲起東海。延岑起漢中。田戎起夷陵。並置將帥。侵略郡縣。又號諸賊。銅馬。大槍。尤來。上江。青犢。五校。檀鄉。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各領部曲。衆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光武擊之。先遣吳漢北發十郡兵。幽州牧苗曾不從。漢遂斬曾。而發其衆。秋。光武擊銅馬於鄒。縣名。屬鉅鹿。郡故城在今冀州鹿城縣東。吳漢將突騎來會青陽。賊數挑戰。光武堅營自守。有出圍掠者。輒擊取之。絕其糧道。月餘。賊食盡。夜遁去。追至館陶。大破之。赤眉別師與大彤。青犢十餘萬。衆在射犬。光武遣擊大破之。衆皆散走。使

吳漢本彭萊叔謝躬於赤眉賊入函谷關攻更始。光武乃遣鄧禹率六裨將引兵而西。以東更始赤眉之亂。時更始使大司馬朱鮪奔陰王李軹等屯洛陽。光武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建武元年春正月。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劉嬰為天子。更始遣丞相李松擊斬之。光武北擊尤來大榜五幡於元氏。追至右北平。連破之。又戰於順水。北乘勝輕進。反為所敗。賊追急。短兵接。短兵力也。光武自投高岸。遇突騎王豐下馬。投光武。撫其肩而上。顧笑謂賊曰。其為虜也。命頻射却。賊得免。士卒死者數千人。散兵歸保范陽。軍中不見光武。或云已歿。諸將不知所為。吳漢曰。卿曹努力。王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眾恐懼。數日乃定。賊雖戰勝而素懼大威。客主不相相。夜遂引去。大軍復進至安次。與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入漁陽。乃遣吳漢率耿弇陳俊馬武等十二將軍追戰於潞東。及平谷。大破滅之。朱鮪遣村雜將軍蘇茂攻溫。馮異寇恂與戰。大破之。斬其將賈彊。於是諸將議上尊號。光武驚曰。何將軍出是言可斬也。乃引軍還薊。及行至鄒。縣。今趙州高邑縣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至。符書曰。漢。頭川。今羣臣因復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為大。萬里合信。不議同情。周之白魚。曷足比焉。今上無天子。海內淆亂。符瑞之應。昭然著聞。宜答天神。以塞群望。光武於

永樂大典卷七千九百六十

是命有司設壇場於鄒南千秋亭。五成陌。六月己未。即皇帝位。燔燎告天。禋于六宗。望於群臣。其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賡頌降命。屬秀黎元。為民父母。秀不敢當。群下百僚。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竊。位秀發憤。興義兵。破王邑百萬眾於昆陽。誅王郎銅馬赤眉青犢賊。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心。下為元元所歸。識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群下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宋唐仲友說。蕭集光武受命。中興項光武受命。中興項者。東平王蒼所作也。顯宗承休。繼明。兢業不忘。嘗親作光武本紀。以昭序先烈。粵永平東巡之歲。進幸東平。持以示蒼。蒼廼後師厥文。稱道盛德。言典事實。連峙三頌。宜有文字。序述本旨。漢史不傳。蓋闕文也。謹拾其遺而補之曰。文之精者為詩。詩之美者為頌。自古聖神之君既立。殊功異德。卓偉光明。必有頌聲。發揚景鑠。然後無前之宏休。丕天之偉蹟。炳如日星。傳之亡窮。在周文武。興起王業。成王積隆太平。詩人歌之。風而後雅。雅而後頌。美盛德之形容。告成功於神明。六義四始。於是乎極用。俾有周之休烈。赫奕於當年。昭著乎千古。紫頌之力也。漢厄陽九。大盜搶攘。光武以卯金之末。應白水之讖。赤光照室。占王長之吉兆。伯阿王氣。嘆春陵之鬱蔥。縣界嘉禾。昭震育之祥。含南大

光燭起兵之日。受命之符。厥惟正哉。于時之亂。姦雄乘機。蝟毛爭奮。皇皇兆人。罔有寧宇。光武迺握符開珽。龍飛鳳翔。發迹昆陽。尋邑自瀆。杖鉞參墟。王郎投首。用能系唐統。接漢緒。立號高邑。卜宅澗渥。於是授鉞四七。掃除攬揔。旌旃所麾。金湯失險。雖懷璽紆紆。跨州陵縣。若隗囂公孫之屬。珠名詭號。千墜為群。如赤眉青犢之徒。莫不迎刃而瓦解。望風而請命。文軌混乎八方。尉候一於萬里。乾坤清爽。黎庶息肩。既而歸馬散牛。閉關謝覽。招賢舉逸。講藝論經。舉登岱勒封之曠典。備三雍七郊之上儀。醴泉未草之祥。史不絕書。踰沙絕漠之貢。府無虛月。輪功較德。比迹商周。此誠臣下鼓舞歌頌之時。蒼以帝子之貴。親賢且茂。觀紀事之實錄。感身濟之艱難。迺作是頌。以頌上德。而盡忠孝。是頌也。豈不餘一言。約不失一辭。節有度守有序。使中興德業。播為美聲。昭為烈光。鏗鉤炳耀。溢人耳目。傳億萬年。罔有窮盡。不亦偉歟。嗚呼。有是德業。然後稱為之文辭。有是文辭。然後表見於功業。事大體重。豈易言哉。魯僖公一國之君也。能脩伯禽之法。復周公之宇。其臣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為之頌。考其文。挾其事。麗而尚夸。侈而不儉。視商周。蓋有慙矣。夫子錄詩。猶奉奉而不合。况以光武之中興。蒼之頌歌。德與辭未東。功與文相埒。書之無溢美。言之無愧色。用是以

寫諸琬琰。被於管絃。薦之宗廟。奏之郊立。則天地並况。祖考來格。舞百獸而懷遠人。詒孫謀而燕後裔。皆自此致清廟。臣工之什。將不得專美於前矣。始蒼以頌上聞。顯宗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書郎賈逵為之訓詁。蓋將編之詩書之冊。垂不朽云。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九百六十